



全 新 小
說 版

北宗禪之祖

58

神秀

大師傳

作者・洪鵬舞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【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】

58

北宗禪之祖

神秀

大師傳

作者 ◆ 洪福舞





佛光史傳叢書

北宗禪之祖——神秀大師傳

北宗禪之祖：神秀大師傳／洪鵠舞作．--初版．--
臺北縣三重市：佛光，民90
面；公分．--（佛光史傳叢書；3638）
（中國佛教高僧全集；58）

ISBN 978-957-457-012-6(平裝)

857.7

90006681

□作 者
□出 版 者
□發 行 人
□編 審
□責 任 編 輯
□美 術 規 畫
□美 術 編 輯
□地 址
□電 話
□網 址
□流 通 處

洪鵠舞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慈惠法師（張優理）
陳星、賴隆彥
釋覺豈
李純慧設計工作室
關燕玲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
（〇七）六五一九二一一一六八
TEL: /www.fgs.com.tw

佛光山文化發行部
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
佛光山文教廣場
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（〇七）六五一九二一一六二〇二
滴水書坊
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（〇二）二九三三七四八
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（〇二）二九八四九五三
宜蘭市中山路二段二五七號 （〇三）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 （〇七）五五八三五九三一〇六
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
舒建中、毛英富律師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股業字第八六二號

□傳 真
□電 子 信 箱
□劃 撥 戶 名
□劃 撥 帳 號
（〇七）六五六三五四六
fsg@ccp.fgs.org.tw
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一八八八九四四八

□印 刷 者
□法 律 顧 問
□登 記 證
□初 版
□定 價
□有 著 作 權，請 勿 翻 印，歡 迎 流 傳
□如 有 缺 頁 或 裝 訂 錯 誤，請 寄 回 更 換

一五〇元
二〇一三年一月再版一刷
二〇一一年六月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股業字第八六二號

【總序】

佛光與慧燈

白雲

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，高僧輩出，法雨露霖；禪智淨範，流布南北，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。多少棲心禪理之士，機鋒峻烈，殺活自在；多少受持妙法之僧，廓清心體，刮垢磨光。歷代經籍及《海東高僧傳》中有具體記載者，約一千七百餘人，俱能垂高明於典範，顯聖諦於法界。

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，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，由於古文的障礙，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黷黯，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，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，即使悉

心諦聽，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，識見高僧行誼，永拔生死根本，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，這是很可惜的！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，力求現代化、白話化、小說化、真實化，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，以親切通俗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，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。

《中國佛教高僧全集》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，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，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，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，是我繼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、《中國佛教百科叢書》之後，推展「人間佛教」的第四套大型叢書。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，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，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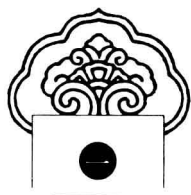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【目錄】

◆ 總 序 佛光與慧燈

星雲

- 太平盛世能幾何 蓮花寶座佑神秀 〇〇一
- 往事如煙煙飛滅 世事如塵塵淨時 〇一八
- 為求正法成大道 乘風遨遊走四方 〇三三
- 忽聞名山有佳師 平常歲月孕禪心 〇四八
- 時時拂拭禪心定 無心無礙得衣鉢 〇六四
- 衣鉢不知何處去 歸隱山林求大法 〇七七
- 地坦山雄修蘭若 聲名遠播振禪宗 〇八四
- 再三迎請顯誠意 九旬老人入京師 一〇〇
- 力薦惠能弘大法 南能北秀各擅場 一〇八
- 肉身離塵寂寞去 精神長存在人間 一二二
- 南頓北漸皆佛法 同門相煎何太急 一三六



太平盛世能幾何 蓮花寶座佑神秀

1

公元六〇四年，隋文帝仁壽四年，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年，因為經過數百年的分分合合，隋文帝楊堅好不容易統一了中國，天下太平，人們終於可以安居樂業，但這種太平日子沒過幾十年，整個中國又陷入苦難之中。

這年七月，位於黃河流域的隋朝都城長安顯得異常悶熱，天空時常烏雲密布，卻只聽到

雷聲，不見下雨。

據年長的人說，這種天氣在長安並不多見，而且往往是國之將亂的前兆。當然，這種話是不能隨便說的。而且從隋建國近二十年，總算太平無事，所以雖然老人們憂心忡忡，年輕人倒是沒什麼感覺。

事實上，將氣候與國家安危連繫在一起自古有之，也許是因為氣候一變，農業便會欠收，導致整個國家的不安定，所以氣候對於一個農業國來說是十分關鍵的。

大概是由於天氣反常，同時年紀已大，楊堅從四月起得病，一連三個多月，不僅未見好轉，反倒惡化了。

在病榻上，楊堅的神志清楚了不少。平時處理大小國事，往往身在其中，不知自己正犯下了極大的錯誤，如誅功臣、易太子。

一些諫官，如李仁等人，對他的做法常有規勸，但他不僅沒有改正，反而漸漸疏遠那些人，以致於在他身邊的都是些阿諛奉承之人。

現在病倒了，楊堅忽然覺得自己看得更清楚了，尤其是對廢原太子楊勇改立楊廣為太子的事情，楊堅開始覺得十分後悔。

為江山社稷著想，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隋朝著想，他必須廢除楊廣。七月的一個夜晚，楊堅將他的三個心腹楊素、柳述、元岩叫到宮中商量這件事情。

楊素與楊廣早有勾結，現在如果楊勇回來，自己的一切將化為泡影。楊素深知自己與楊勇的嫌隙和在朝野的惡劣名聲，當下之計，是必須先下手為強了。他一邊聽著楊堅的話，心中已起了惡毒的念頭。

楊堅將廢楊廣重立楊勇的命令說完後，連揮手的力氣也沒有，便陷入了半昏迷的狀態。楊廣知道父親對自己在外面的劣跡有所耳聞，本來以為父親身體不好，沒多少時日了，還不想發難，現在聽楊素的報告，嚇出一身冷汗，立刻命手下張衡與楊素帶兵進宮。

東方露出了魚肚白，楊堅迷迷糊糊地睡一陣醒一陣，連續做了幾個怪夢，忽聽得手下來報：「楊素來了。」

楊堅強支病體，道：「快請。」他卻沒聽出手下報告的只是楊素來了，沒有另兩名大臣，也沒有楊勇，但楊堅已經沒有時間考慮了，因為與楊素同時進宮的張衡早取出藏在懷中的利刃，向楊堅刺去。

「汝是何人，大膽，來人哪。」楊堅見到閃亮的利刃和張衡的凶光，不由自主地大叫起來。

但楊素帶來的人早已處理了門外的侍衛和御醫等人，沒有人會來救他了。

「救命，救命啊！」楊堅大叫道，整個宮殿都聽得到他的聲音。

但那些探頭縮腦的宮人、太監一看到門外的帶甲衛士，又紛紛將頭縮了回去，躲在被中

瑟瑟發抖。

一代帝王就此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[2]

清晨，大臣們齊聚在宮殿外，由於天氣炎熱，他們都沒睡好，所以一個個眼皮浮腫，說話有氣無力。但因為要朝見皇帝，又不得不強打起精神。

「昨夜主星被侵犯，今晨墜於東南，冤聲震天。」一名天象官悄悄地在諫官李仁的耳邊道。

「莫要胡說。」李仁道。

「絕對是真的。」那天象官道：「不信一會兒等著瞧。」

「聽說昨天夜裡有人大聲呼救。」另一名文官湊過來道，邊說邊用手指了指天。中國古代只有皇帝才能以天來代表，他手勢的意思應該是十分明顯了。

「昨天我還進宮去面聖，聖上雖然龍體欠安，但還不至於會立刻惡化，所以你們都是庸人自擾。」李仁笑道。

天象官和那文官見話不投機，便離開李仁，自己在一邊竊竊私語。

李仁不由自主地抬頭看了看天，心中一陣痠痛。隋朝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，完全違背了當

年他隨楊堅打天下時的意願，當年那些勞苦功高的文官武將都被楊堅一一除去，弄得現在這些人，文不能詩文，武不能騎射，若是有什麼風吹草動，誰來為國家出力？

宮門開了，眾人按官品的高低魚貫而入，在大殿前分文武兩行排列好，但楊堅一直沒出來。

楊堅雖性多猜忌，但在朝政上還是非常勤勉的，就算身體不適還是堅持早朝，像這樣日上三竿還沒有出來的情況並不多見。

大家聯想起那些不祥的天象、宮中的呼救聲，文武百官都猜疑了起來。

正在眾人議論紛紛的時候，忽聽得殿後一陣哭聲，卻是楊素扶著楊廣，一身縞素，坐上了龍椅。

楊廣眼睛紅紅的，自顧自地哭泣著，楊素大聲道：「先皇已於今早在宮中駕崩，接先皇遺詔，太子繼位。」

一些早知道情況的官吏已經跪下磕頭，高呼萬歲。

但李仁卻站著，目光炯炯地盯著楊素道：「昨天下午下官還進宮見了皇上，皇上身體雖然不佳，但突然駕崩，令人生疑。」

李仁話音未落，身後已經有好幾個人拉他的衣裳下擺，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了，但李仁的眼睛卻盯著楊素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大膽。」楊素喝道：「你不過是一名小小的諫官，輪不到你說話。」

楊廣這時坐正身子，擺了擺手，朝楊素做了個手勢，楊素點點頭，道：「帶上來。」幾名武士押著兩個御醫上殿。

「昨夜先皇的情況，你們從實說來，不得胡言亂語。」楊素道。

兩名御醫身子不斷地發抖，其中一人結結巴巴地道：「皇上……先皇……昨夜忽然……忽然吐血不止，今天凌晨，凌晨便不治……不治。」

楊素得意洋洋地朝李仁看了一眼，揮揮手道：「你們二人身為御醫，不能盡職，拉下去斬了。」

其中一名御醫立刻癱軟在地，屎尿皆流，臭不可聞；而剛才說話的那名御醫昂起頭，叫道：「冤枉呀，冤枉！」但他的話沒說下去，便被武士捂住了口，拖下去。

李仁叫道：「事情沒弄清楚，怎可便即殺他們？」但已經沒有人聽他說話了。

少頃，兩顆人頭獻了上來，大臣們也隨即紛紛跪倒，開始對楊廣表示自己的忠心，只有李仁還站在那裡，這時候，他的眼中看到的已經不是那御醫的人頭，也不是楊素、楊廣，他看到了隋朝分崩離析，百姓流離失所的景象。但他也知道這一切已經無可挽回了。

「退朝。」楊素扶起楊廣離開大殿，臨走時還不忘惡狠狠地瞪了李仁一眼。

眾官吏狼狽地離開了大殿，經過李仁身邊的時候，大家都躲著他，離他遠遠地走過，連

幾個平時與他關係甚佳的朋友也只是朝他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

3

離家還有幾十步路，便聽得街上一陣兵丁的腳步聲、馬鳴聲、叫喊聲，李仁的心一陣抽緊：難道楊素這麼快便要對自己下手了？

但隨後的動靜證明他是多疑了，因為聲音不是朝他家的方向而去的，李仁來到家門口，便見妻子和兒子在門裡張望著，見他安然無恙，都鬆了一口氣。

「聽說皇上駕崩了？」還未進堂屋，兒子已經關上院門，追過來問道。

「你沒說什麼話吧？」妻子到底理解他，一問就問到了重點。

「唉！」李仁嘆了一口氣，一屁股坐在太師椅上，將僕人送上的清茶一口喝淨，這才低聲道：「這官，我不當了。」

「我早說過不要當了，你偏偏說什麼要為皇上排憂解難，這下好，弄成這個樣子。」妻子知道李仁的脾氣，埋怨了兩句，轉身對兒子道：「也好，我們回鄉下去吧。」

「只是苦了她。」李仁朝剛剛走進來的兒媳指了指，兒媳身懷六甲，已到臨盆之時，要她現在一起走，卻也不是上上之策。

門外，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傳來，李仁的心一陣抽緊，打開門，一個人影閃了進來，是好

友柳述的兒子柳雲。

「我父親被楊素下了大獄了，請世伯救救他。」柳雲剛剛走到堂前，便直挺挺地跪了下去。

「快快起來。」平時柳述官職比李仁高得多，交往並不密切，但柳雲從小就很聰慧，他見過幾次，十分喜歡。連忙扶起柳雲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昨夜我父親和楊素一起被皇上召進了宮，不知為什麼一直沒回來，剛才我聽朋友說，父親和元岩一起被楊素關進了大理寺獄中，據說看管得十分嚴，任何人都不能見他。」柳雲道。

「我們慢慢想辦法。你父親為官清廉，想必他也不能做得太過分。」李仁道。

送走了柳雲，李仁的妻子已經將家中僕人集中在一起，準備發路費解散，見他還沒什麼動作，急道：「你自己已經是泥菩薩過江，還管別人的事？」

李仁道：「柳述與我交情不薄，我豈能見死不救？」

如此又過了幾日，雖然李仁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柳述和元岩的事情沒有絲毫眉目，所有的朋友都勸他不要再管他們的事情，以免自己遭殃。

這期間他又見了幾次柳雲，為自己沒能營救出柳述表示極大的不安，但柳雲已經十分感激了。李仁能夠為父親出力是很不容易的，柳雲也知道得罪楊素的後果，所以到後來反倒是

他勸李仁以自己為重，莫要顧及柳家的事情。

這天，平靜了幾天的長安忽然又亂了起來，原來楊素的弟弟楊約帶兵進城，並且手持楊堅留下的詔書，賜楊勇自盡。

李仁知道事態嚴重了。前些日子楊素沒有對他怎麼樣，是因為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現在楊勇已死，長安已無人能與楊廣相抗，下一步便是清除異己。

隔天早朝的時候，李仁取出早已準備好的告老還鄉的奏摺，遞了上去，楊廣假意挽留了幾聲，見李仁去意已定，百官也無人說話，便順水推舟答應李仁。而楊素的眼中，卻露出了一絲凶光。

一陣狂風挾著暴雨，將長安城的暑氣一掃而光，老百姓紛紛歡呼起來，有的人甚至以為這是楊廣登帝位後的好兆頭。誰也沒有注意到，一行十來人、兩輛馬車在這風雨之中離開了長安。

4

李仁的老家在河南尉氏（今河南尉氏縣）。一路上，他們風餐露宿，行行停停，吃了不少苦。但這點苦與他們心中的陰影相比還是極小的，他們最擔心的事情是楊素會不會不利於他們，十幾天走下來都還平安，所以他們的心情舒暢了許多。

眼看前面就要到尉氏縣境內，李仁長長地鬆了一口氣，對妻子道：「快到家了。」

妻子也露出了長久沒有看到過的笑容，道：「媳婦快生了，剛才我去看她，她說肚子有點痛，我看今天我們不要歇息了，趕緊趕回去要緊。」

李仁點了點頭，對僕人道：「快些走，再晚也要趕到家。」

天將黑時，李仁兒媳婦肚子痛的密度加快了，兒子在一旁束手無策，李仁的妻子去看了兩次，第二次回到車上時皺緊了眉頭道：「不妙，可能要生了。」

李仁對生孩子的事情可是一竅不通，只能著急地道：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

「那邊有個破廟，如果不行，只能在那裡將就著點了。」李仁的妻子當機立斷，叫眾人將兒媳婦扶入破廟，拉了布簾，吩咐僕人趕緊去燒水。

天，漸漸黑了，李仁和兒子在破廟外來來回回地踱步，兩人的眼光相遇，但沒有說一句話，便又分開，他們都是心潮翻湧。

李仁的兒子是在擔心自己妻子的安危。而李仁自己卻想得更多。

「楊素就這樣放過我？」李仁想。對楊素的為人，他再清楚不過了，朝中因些許小事得罪於他便被置於死地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他不相信這回楊素會這麼輕易放過他。

「哇。」隨著一聲洪亮的嬰兒哭聲，李仁的妻子在廟中叫道：「老爺，是個男孩子，個頭還真不小呢。」

李仁的兒子興奮地跑入廟中，李仁雖然也很想馬上看到孫兒，但現在進去不太方便，所以他沒有馬上進去。這時，遠處忽然傳來一陣人喊馬嘶聲，無數士兵點著火把朝這邊跑來。

「四面圍住，不要被李仁跑了。」為首的武官在馬上大叫道。

該來的終歸要來。李仁的心情十分平靜，在官場這麼多年，什麼血雨腥風沒有見過。可惜的是他剛剛出世的孫兒，才來到這個世上，便要經受這樣的苦難。

士兵們漸漸圍攏了過來。

武官叫道：「上，他們都是些手無搏雞之力的人，沒什麼可怕的。」

破廟的門從裡被推倒下來，揚起了一陣灰塵，將武官的馬驚得前蹄一立，差點把武官從馬上拋下來。

李仁帶著家人慢慢從廟中走出，一共四個人，加上五個僕人，再也沒有別的人了。

武官數了數人數，馬鞭一揮道：「搜。」

李仁舉手道：「且慢，我有話說。」

武官寧笑道：「你以為自己還是四品官嗎？你現在是我的階下囚了。」

李仁道：「我可以知道我犯什麼罪嗎？」

武官剛想開口，他身後一名老者從轎中走出，果然是楊素帳下的師爺之一，這回是來捉拿李仁的。